

世间万象

# 手不留空

张建新

郑三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,妈蹲在地上,正在那鸡喝水的盆里有一下无一下地涮碗。那盆水很脏,里面还夹杂着鸡粪。

妈的一绺白发搭在额头上,风吹过来,白发飘动,妈用手理了下,又专心地涮碗。

就一个碗,妈涮了一遍又一遍,似乎没有收手的打算。

郑三惊叫一声:“妈,不能呀!”他冲上前,一把夺下妈手中的碗,高高地举起。

妈一脸惊恐,说:“三儿,妈涮得干净、干净。”

郑三放下碗,把妈拉了起来,心中说不出啥滋味。他颤抖着,想发一场火,又想大哭一场,但最后还是扶着妈进了屋。

妈还是看着郑三,傻傻地笑。妈得了阿尔茨海默症,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症。郑三从不肯对人说那“痴呆”二字,只说阿尔茨海默症,虽然很拗口。妈在郑三心中,一直是那么冰雪聪明的人。

妈本是在城里跟哥和姐生活的,妈

帮哥带孙子,又帮姐带孙女,孙子、孙女大了,妈本该享福了,可妈先是健忘,随后举动怪异起来,常闹出些莫名其妙的来。送到医院一检查,脑梗缩,就是阿尔茨海默症。

妈在城里和哥一家一起生活,时间一久,妈的怪异举动让哥嫂叫苦。又去姐家住,刚开始还行,过了一些日子,姐和姐夫也受不了了。郑三就和老婆商量,把妈接了回来。农村天大地大,怎么的都行。只是生活条件比城里差些,郑三觉得有点委屈了妈。

翠是好媳妇,对婆婆孝敬,有空就和婆婆说话。婆婆前言不搭后语,翠还是照说,看得出婆婆喜欢和翠说话。

郑三和翠说了妈在鸡水盆涮碗的事,翠很自责,说:“妈怎么又去涮碗,我说了我。”郑三不怪翠,说:“妈吃完了,说自己的碗自己洗了。”

妈的病早晨最重,连饭都不知向嘴里送,中午也糊涂,晚上要好些。于是,那天晚上,翠拉了婆婆的手说起涮碗的事。婆婆一听就明白,一个劲地对翠和郑三说“对不起”,还说:“再不会了,好

脏。”像是做了错事的孩子。郑三又忍不住眼眶发热。没过上几天,翠从田里回家,推开虚掩着的门,又看到了郑三那天看到的一幕:婆婆蹲在鸡水盆边,左三遍右三遍地涮碗。碗是婆婆的专用碗,白瓷上绣着蓝色的喇叭花。婆婆平时就认这碗,不用别的碗。

翠在婆婆身边蹲下,婆婆一把推开翠:“一边歇着去,我来涮。”婆婆能吃能喝,有一把劲,推得翠差点坐在地上。翠也没生气,她只是拉起婆婆,说:“妈,涮干净了,您歇歇。”婆婆在衣襟上擦了擦手,说:“不累。”

晚上,翠又和婆婆拉家常,说了婆婆涮碗的事情。婆婆记不得了,但又对翠说“对不起”。不过转身又问翠:“刚刚你说啥了?”哥和姐回来,妈已不认识他们,久久地看,看得哥和姐低下头,妈才说:“好像见过,在哪见过的呢?”哥苦笑,姐抹眼泪。

妈拉过翠,对哥、姐说:“她,我女儿。”翠迎着婆婆的目光连连点头。



柿子熟了 王勇刚 摄

五彩地絮语

## 吃茶

冯寒雪

我家乡有喝茶的习惯,朋友间也会互相约上相逢茶店,老一辈人主要是品味茶香,为生活添一份惬意。喝茶聊天之中,我常常听到老人们说茶,可我不懂品茶,各种口味的茶都差不多一个味道,更不懂茶道,虽说是文化,但我却没功夫看这些。老一辈人说了,喝茶应该小口抿才能感受到回甘,我曾试着小口抿,但是完全感觉不到他们所说的回甘。

去茶馆,茶自然是要喝的,我喝过的茶很多,上好的龙井,便宜的碎茶叶我都喝过。龙井茶是我比较喜欢的,它黄绿相间,那是土地和草木浑然天成的颜色,恰似中国水墨画的色彩,聚集天地灵气,黄土地保持了茶的清香,无数人灵巧的双手,增添了一份来自掌心的温度,赋予它柔和的特质,更赋予了它无可替代的价值。

我在杭州西湖喝到过上好的龙井,茶叶是龙井而前新芽,每片茶叶皆精挑细选,热水泡在玻璃杯里,茶叶如针状,皆直立不倒,慢慢舒展下沉,茶汤渐浓,入口清香,进入身体之后暖心润肺,全身舒坦!听店里的伙计说了,龙井茶的秘诀不仅在于茶叶,还在于水质,明代张大复《梅花草堂笔谈》说到:“茶性必发于水,八分之茶,遇十分之水,茶亦十分矣;八分之水,试十分之茶,茶只八分耳”。充分说明了水对茶的重要性,不同的水质泡出来的茶,口感不一样。我喝到的,是虎跑泉的泉水泡的龙井茶。虎跑泉甘甜醇厚,有着“西湖龙井虎跑泉”的美誉。好水配好茶,正如高山流水

天蓝如洗,云白如棉,青山如画,万顷碧波上翻飞着许多白鹭。小瑶瑶掂着脚尖站在湖边,伸着手,小嘴巴飞快地闭合着:“一只、两只、三只……”

一旁的外公饶有兴趣地看着,趁她喘口气的功夫,才慢悠悠地问:“瑶瑶,白鹭有多少只啊?”

瑶瑶咯咯地笑,歪着小脑袋说:“好多好多,跟湖水一样多。”

绿色的湖面上,白鹭成群结队地在湖中戏水觅食,忽而飞上天空,忽而落在小岛的树上,忽而停歇在湖畔草地。好多人正在拿出手机或相机,对准白鹭拍照。

小瑶瑶最喜欢跟着外公来湖边散步了,银铃一般的笑声随处播撒。外公说,白鹭不会唱歌,而小瑶瑶却是一只会唱歌的白鹭。

孩儿脸,六月天。才数完白鹭,小瑶瑶突然就不高兴了。她低着头在湖畔小路慢吞吞地走着,脚下还踢着一个小石子,嘴里嘟囔着:“白鹭都是一家人在一起的。可我妈妈为什么春节不回家?”

“不是啊……妈妈春节要加班。”“老板真坏!怎么偏偏留下妈妈来加班?”

郑三说起妈涮碗的事。哥说:“妈累了一辈子,啥时闲过。”姐说:“妈苦,没享到福。”三个人不由说起妈的一辈子,父亲走得早,妈把兄妹们拉扯大有多不容易。三个人心中沉重,妈在一边打瞌睡。翠让婆婆靠着,但婆婆该睡的时候不睡,不该睡时又睡得沉。

哥说:“妈手中从不空着。”姐说:“扫帚、抹布不离手。”郑三说:“下地回来,手中也捏把草。”翠不吭声,目光湿湿的。

想不出法子,妈还是在鸡水盆里涮碗,看不住,碗收藏起来,妈就到处找,怎么劝都没用。郑三直捶脑袋,哥、姐说:“妈也没啥念头了,随她吧。”

还是翠想了个点子,从地摊上买来几个塑料碗,红的、黄的、蓝的,还打了盆清水,碗就放在清水边。这下,妈有事干了,她一遍又一遍地涮碗。涮好了擦干,嘴中叨叨絮絮,不知说什么。

郑三对村里人说:“老小孩,老小孩,我妈过家家呢。”翠说:“妈就是闲不下来,忙惯了。”

太阳升起落下,日子又过去了一天。

凡人心迹

## 公交车上众生相

夏学军

我住的小城,新近有了观光公交车。记得初中地理老师说过,到一个新的城市,别老坐地铁,应该坐着公交车转转,感受下城市风景。只是不知这外面的风景有没有让你忽略掉公交车的内在。

从上车那一刻起,不仅能听到“爱心卡”的滴滴声,也能听到让座的感谢语;如果恰好人不多,一个人就选择单人座“思考区”,双人就坐在“好友区”,更有看遍世间百态与风景的后排区;当我一个人坐在“思考区”时,的确在默默观察与思考,比如说安全锤、灭火器,这些紧急情况下的救生设备,如果发生险情我该如何使用,在心里默默演练步骤一二三。

公交车也算个微型社会吧,车内每天也在上演着世俗风景。车上的乘客,有人低头看手机,有人翻看杂志;有的人双手伸展开来,长叹一口气,有的人则饶有兴致地看着窗外。那个漂亮的小姑娘,七八岁的样子,穿着粉色公主裙,和妈妈一起上了公交车。车上人不多,小姑娘的妈妈坐下来就闭目养神,小姑娘安安静静地坐在妈妈身边,一大眼睛忽闪着四处张望,好奇地探寻这奇妙的世界。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小姑娘,正所谓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”

那个夏日,我在公交车上度过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早晨。当公交车行驶时,上来一位样貌、衣着打扮纯朴的大叔,他背着一个柳条大筐,手里又提着一个,里面装满了带着水珠的栀子花!他放下筐,微微喘着气,安静地护在花旁,栀子花的香气在车厢里弥漫开来。

可车上的乘客却不安静了,纷纷小声说这花太美了,也不知道卖不卖。一个

生活感悟

## 叶之美

管淑平

一阵风吹过,落叶扑簌簌地奏响了挽歌,在一片清脆悠长的鸟鸣声中,轻轻飘飞,盘旋,舞动,然后晃晃悠悠地投向了大地的怀抱。这是别离的号角,又一次地融入在了一枚枚落叶之上。

一直以为,秋天是在泛黄的草叶儿和飘舞的落叶的呼唤之中,悄然来临的。是呀,一叶落而知天下秋。落叶与秋草,仿佛就是秋天的信使,秋草一黄,落叶一凋,秋天就愈发深邃了!

记得《唐子西语录》中有这样两句:“山僧不知数甲子,一叶落知天下秋。”山上的和尚不懂得如何计算甲子与日历,只知道观察自然,当看到一枚树叶落下,便知道秋天已经款款而来,静候多时了。

一枚树叶,从嫩绿到茂密,再逐渐变得枯黄,最后,在秋风的轻摇下,不带走任何一片云彩,迎接自己的归宿。一枚树叶,既是微小的,也是厚重的。

春到人间草木知。一缕春风,一场春雨,树枝便开始萌芽,抽枝,生长。嫩绿色的新叶,仿佛带着一种使命,探头探脑地开始打量着这个新奇的世界。它是弱小的,也是强大的,雨的侵袭,风的催逼,树叶在风雨之中摇摇欲坠。但新叶,总能牢牢地抓住枝丫,一次又一次地挺过风险。有时,树叶也会面临着虫食鸟啄,它在痛苦中隐忍着,吸收着来自于根茎输送的营养,茁壮成长。终于,春暖花开,树叶从嫩绿变成了翠绿,叶片,也不再是蜷缩,而是大大方方地展现出来。春天的百花朵朵开,而花朵之下的绿叶,却低调起来,不与花朵争春。那些,从身边路过的人,有时会投来几缕目光。此时,幸运的,不只有树叶,还有行人。

夏日木叶已成荫。春去夏来,树木变得高大挺拔,葱葱郁郁的枝丫,密密麻麻的树叶。一棵棵树,在夏天,变得生机盎然。树叶的颜色也变得深绿,像是翡翠一样。舒展开的绿叶,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

纹路与脉络,迷宫般的纵横交错。一条条脉络,就是绿叶的血管,树叶所需要的能量和养分,全有赖于它们的供应。树木枝繁叶茂,也为一些鸟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庇护所。那些欢快的鸟儿们,在枝丫间蹦蹦跳跳,叽叽喳喳。夏蝉,待在高高的树上,一叫就是一整天,不知疲倦。在酷暑笼罩的夏天,树木也同样给予人们以绿荫。高大的树木,如伞一般地撑开,在田间地头忙碌的人们,遇到热浪袭来时,也会坐在大树下休息。仲夏苦夜短,树下纳微凉,风从树阴穿过,送来阵阵凉爽,这正是夏天的迷人清欢。

秋来方知别离近。秋季,风清气爽,天高云淡,瓜果正飘香,而树上的树叶却在这丰收的日子里,渐渐走向泛黄,变得垂垂老矣。仿佛是从活力四射的青春年华走到了日薄西山的年近岁月。但是,还是有一些树叶仍然遒劲地抓住枝丫,没有到最后凋零的一刻,是丝毫不会有放弃的念头。当深秋的露水与寒意悄然涌来,树叶终于迎来了别离,秋风一扫,落叶飘舞,那些露水与秋霜,在一枚枚落叶上滋生又消失。落叶,是洒脱的,也是伟岸的,它在别离中成全,在成全中别离,零落成泥碾作尘,化作春泥更护花。

冬日沉沉待春归。进入冬天之后,万物一派沉寂,树木光秃秃的,树上看不到一片树叶儿。但能相信在雪花覆盖的大地上,会有落叶成全与呵护的种子,安稳地沉睡于泥土中。那些种子,等待着漫漫冬天的渐行渐远,某一天,春风送暖,冰河解冻,生根发芽,破土而出。年年复年年。

一枚树叶的使命,就是努力生长,活出韧性,活出底色。

其实,做人也是如此,我们也应该像树叶一样,有棱有角,有骨有血,活出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
“可是,春天和夏天,我们这里也有白鹭啊!它们一直在的。是不是原本在我们南方的白鹭是留鸟,从北方飞来的白鹭就叫候鸟呢?”

这可难住了外公,他只好说:“瑶瑶,或许你说的对吧。如果一小块的出生地能够让它安身立命,就不必承受南来北往的辛苦了。”

“那我妈妈是留鸟还是候鸟?”

外公愣了一下。瑶瑶解释说:“我妈妈不是叫鹭鹭吗?”

外公笑了,说:“你妈是露露,不是白鹭的‘鹭’。”

瑶瑶不管,嘟着嘴说:“妈妈是南方的鹭鹭,她应该是一只留鸟。可她连候鸟都不算,候鸟还一年回一次呢!”

外公把瑶瑶嘟着嘴的照片拍下来,背景是半空中一行掠过的白鹭。他把照片发给瑶瑶妈妈,并打下一串文字:“露露,瑶瑶说南方的鹭鹭应该是留鸟,如今的家乡水草丰美,鱼虾满湖,连北来的候鸟都愿意改作留鸟了!这些年家乡发展很快,从其他城市来这边发展的也大有人在。像你,工作不用去远方,家乡就是好地方啊,回来吧,瑶瑶需要妈妈的陪伴……”

往事随想

## 送别秋天的仪式

唐占海

十年前,我和父亲背井离乡,来到重庆做生意。每年秋末,无论多忙,我都会陪父亲去登山。因为家乡有重阳节登山的习俗,不过做生意时间不自由,所以我们父子俩登山时间不一定选重阳节,秋天将尽时去即可。

对我们来说,登山已经成了送别秋天的仪式。初来时父亲五十多岁,体力特别好。我陪他登山,经常被甩在后面。我气喘吁吁登上山顶时,父亲已经在那里远眺了。我知道有一种说法,就是深秋登高是为了祈福;我和父亲登山,更主要的是为了登高望远,朝着故乡的方向望去,感应千里之外故乡的温暖。父亲最喜欢站在高处“指点”:“瞧,都霜降了,这里的山还绿着。咱们老家的山,现在应该是彩色的。树叶黄了落了,田里的庄稼收了,白菜窖也挖好了……”父亲的眼神里充满了深情。那种情景,总让我的脑海中回旋着一首歌:“攀登高峰望故乡,黄沙万里长……盼望踏上思念路,飞纵千里山……”

我和父亲在异乡打拼,每日忙忙碌碌,不敢有丝毫停歇。抽点时间,找个空闲,登一次山,是为了让紧绷的生活稍稍放松一些。深秋登山,也是为了作别繁华季节,迎接安闲之冬。在老家的时候,冬天属于悠闲之季,一般就不做什么事了。在异乡做生意,进入冬天后,我们也要顺应天时,放慢生活节奏。后来我们在重庆站稳了脚跟,把母亲和妻子儿女也接来了,举家搬迁,我们陪他远跳,跟他聊一些家乡的事,他不时轻声笑着。家人在侧,乡愁淡了,幸福浓了,登山的快乐更多了。

深秋登山,送别秋天,以更积极的心态迎接冬天。古时就有秋季“辞青”一说,告别繁华,从容进入冬天。深秋“辞青”跟春季的“踏青”遥相呼应,是人们对季节的一种致敬。完成送别秋天的仪式,冬天的门扉就缓缓开启了……

凡尘一瞥

## 大快乐与小快乐

王辉

老王从朋友处得葡萄树苗一株,老王很开心,小心翼翼地把它种在自家院子里,施了肥,浇了水,还喂了肉汤。据说喂了肉汤的葡萄树长势好果子多。打那以后,老王的乐趣便天天挂在这株树苗上。早上才起,外出归来,都要在树苗前站上一会,看着树苗开始抽芽,看着树苗慢慢长高,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等到藤蔓从两瓣叶子中间引伸出来以后,老王又在院子里搭了个棚架,好让藤蔓顺着架子往上爬。不到一个月的功夫,架子上便缀满了碧绿的叶子,有的藤蔓还爬到了院墙外,墙内墙外绿意浓浓。到了第三年,葡萄树结出了喜人的果实,饱满圆润,晶莹剔透,呈紫红色,一串一串,沉甸甸地挂满了枝头,咬一口,汁多味美,欲罢不能。老王乐得合不拢嘴,把它叫做快乐果。他一个人吃不完就分给左邻右舍,有陌生人从院墙经过,被诱人的果香吸引,他也热情地送上一串。大伙儿品尝着葡萄的美味,也都沉浸在快乐之中,赞不绝口:“老王的葡萄,真甜!谢谢啦!”老王说:“不用谢,是别人送给了我快乐的种子,它在这里生根发芽结果,长成了快乐果,开心的果,幸福的果,但我怎能独享这份快乐,要和大伙一起来分享啊!”

葡萄年年丰收,分享的人也逐年增多,快乐之花越开越盛。

后来,儿子打算把老屋卖了,给老人买一套新房子。老王说:“可是,这葡萄树怎么办?新小区能让迁吗?”儿子说:“不能。”老王摇摇头,说:“葡萄树不迁我就不走。”儿子说:“不就一棵葡萄树吗?我看把它砍掉算了。”老王眼珠子一瞪,吼道:“你敢?”老王对这株葡萄树有了特殊感情,老王舍不得这棵葡萄树,更忘不了丰收带来的喜悦与快乐。儿子知道父亲的脾气,只好由着他。

老王还是住在老屋里,还是每天到院子里看看,给葡萄树浇浇水,施施肥,修修枝叶,还给它喂肉汤。每到摘葡萄的时候,老王就把葡萄分给左邻左舍,有陌生人从院墙走过,被诱人的果香吸引,他也热情送上一串。快乐的日子就这样又延续下去了。

几年以后,政府修公路,要从老王的院子通过。老王毫不犹豫地将葡萄树砍了。有人问,这回怎么舍得?老王说:“修公路是大快乐,种葡萄是小快乐。我当然舍小求大了!哈哈哈。”

人生百味

## 候鸟 留鸟

丘艳荣

“妈妈不是给瑶瑶寄了很多好吃的、好玩的,还有好多好看的衣服吗?”

“我不要。我只要妈妈回来。”外公苦笑。

不远处,一树树花如雪。“瑶瑶,你看。这棵花树像穿白裙子的你……妈妈买的白裙子,好看!我们瑶瑶像小公主。”

瑶瑶继续踢着小石子,闷声闷气地说:“才不像呢!小花树的身旁有妈妈。”

外公看了看这些花树,有大有小,亲密相依,确实像一对对母女树。再往前走,炮仗花热热闹闹爬上木架:“瑶瑶你看,炮仗花炸满架了,一串一串的。我给你摘一朵尝尝,花管里有蜜汁呢,你妈小时候最喜欢吸炮仗花的花汁了。”

“不要!摘下炮仗花,它就不能跟炮仗藤妈妈在一起啦。”

外公像被小瑶瑶的话给噎住了,半晌没再说话,只是牵着小瑶瑶的手默默地往前走。

“瑶瑶,你看,那只白鹭要跟你打招呼呢!”

一只白鹭正向瑶瑶的方向飞过来,刚好从瑶瑶的头上擦过。“它真的跟我打招呼呢!”瑶瑶开心起来了。

瑶瑶说:“老师给我们讲了候鸟和留鸟的知识。老师说,一直生活在一个地方,不随着季节变化而搬家的鸟叫留鸟;每年要搬两三次,秋天时从北方飞到南方,春天又从南方回到北方的鸟叫候鸟。”

外公点点头,摸了摸瑶瑶的头表示赞许。瑶瑶问:“那白鹭是什么鸟呢?”

外公想了想说:“候鸟吧?我们这里秋冬季白鹭特别多,应该是从北方飞来这里过冬的。”